

陳懷 著

中國近百年史要

陳懷孟冲著

中國近百年史要

中華書局出版

1930

民國十九年十一月印刷
民國十九年十一月發行

中國近百年史要（全一冊）

◎ 定價銀一元二角

（外埠另加郵匯費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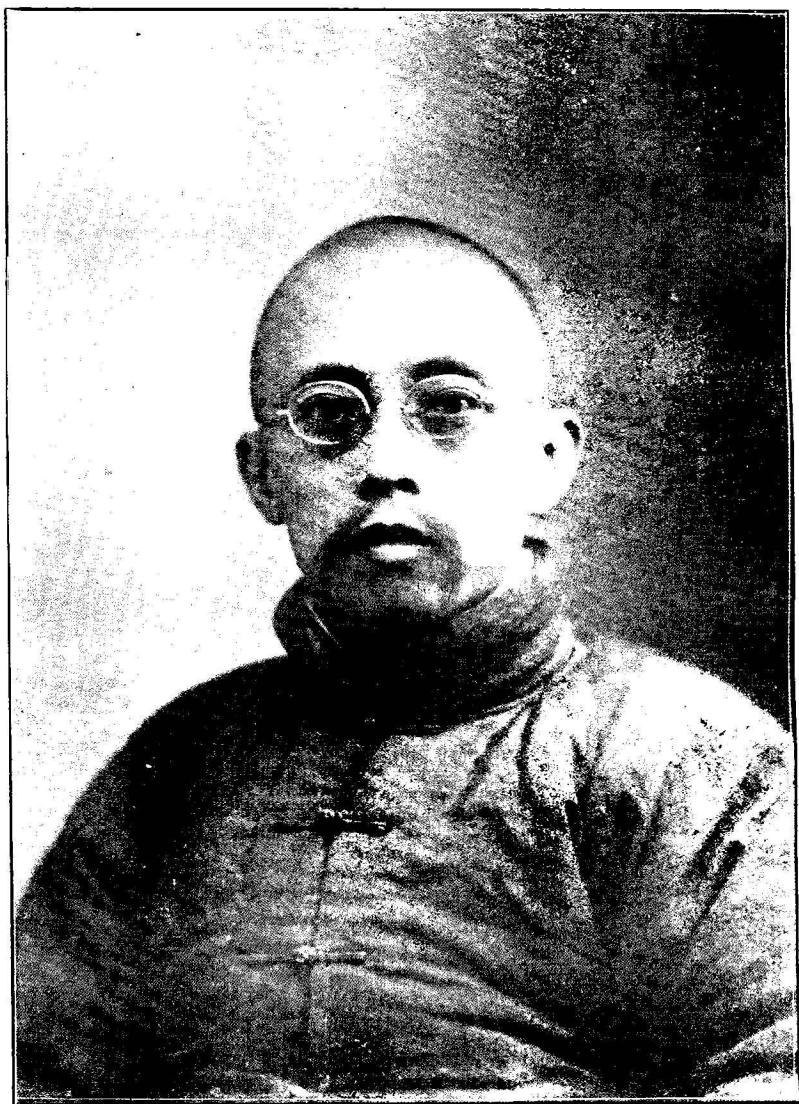


著者	發行者	印刷者	印刷所
陳懷孟冲	中華書局	中華書局	上海靜安寺路哈同路口

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 中華書局

分發行所 中華書局

北平天津張家口石家莊那台保定
濟南青島太原開封鄭州西安蘭州
成都重慶長沙常德衡州漢口南昌
九江安慶蕪湖南京徐州杭州溫州
福州廈門廣州汕頭潮州梧州雲南
遼寧吉林長春哈爾濱香港新加坡



著者陳懷教授

中國近百年史要

瑞安陳懷孟沖著

緒論

昔日本桑原隲藏嘗據中國本部之大勢，參考旁近各族之盛衰，區分我中國歷史之時代，而以太古至戰國之終爲上古期；自秦一統至唐之亡千餘年間爲中古期；自五代之始至明之亡七百年間爲近古期；自清以來爲近世期。於是我國言歷史者或採用其說，分我國之歷史爲四部：卽一、自太古至戰國爲上古史；二、自秦至唐爲中古史；三、自五代至明爲近古史；四、自清以來爲近世史。我謂學者欲知我國今日變遷之由來，與世界列國關係之大勢，似又以研究近百年史爲尤要焉。

我國自黃帝以至於晉，局勢無大更易，雖有革故鼎新之變遷，不過爲同族之戰爭，改姓氏易正朔而已。東晉以還，於是有以外族而入主中原者，前則有北魏北齊北周，後則有遼金元清，然亦不過爲同種之戰爭，從未有如百年以來，重門洞開，藩籬盡撤，舉凡歐美界絕不隣之邦，瀛海從古未通之國，莫不高掌遠蹠，聯袂偕來，虎視眈眈，

日圖宰割，道光二十年中英鴉片之戰爭爲其禍胎焉。此近百年來之歷史所以與百年以前之歷史之一大異點也。

我國自上古以來，皆爲君主專制之國，雖有賢聖之君，如五帝三王者，施仁政下膏澤於其民，然視其君與民之階級，亦莫不判乎若霄壤之不同焉。嬴劉以下，日益加甚，尊其君若帝天，若神明之不可侵犯，而民不啻如土芥然。自歐亞交通，西力東行，有識者於是漸知有所謂法治之國與立憲之政者，日思起而脫離專制之網羅，衝破君民之畛域，咸豐同治間太平天國之戰爭，非其先驅歟？此近百年來之歷史所以與百年以前之歷史之又一大異點也。

由是我國今日之政治風俗思想學術，日新月異，莫不根於近百年以來；故因時觀變，編述歷史，敢以近百年爲斷，名之曰：中國近百年史要，蓋揭其大要云爾。

第一章 中英鴉片之戰爭

我國秦漢以前，無國際交通之可言，雖始皇武帝，雄才大略，伐匈奴，通西域，實兼併政略耳，非國際交通之謂也。自後漢與大秦，東晉與日本，唐與大食，漸有國際交通

之可言，然猶不過曠代一至，於事實上尙無大關係；及蒙古勃興，入主中原，中外國際始多交涉，先後征服西亞中部及西部諸國，長驅達歐羅巴，破俄羅斯，克匈牙利，攻波蘭，入奧境，大軍屯東歐者七年，其時兩大陸國，商賈往來，貿易頗盛，當時歐洲基督教徒屢興十字軍討回教之土耳其人，見蒙古人聲威方盛，願與修好同盟，羅馬教皇意諾聖脫四世嘗遣使於元，法蘭西王路易十四亦遣使來通好，實爲數千年來未有之創局，第自元衰而後，或斷或續，其關係又微，厥後民國紀元前四百十五年，爲明弘治十年，有葡萄牙人滑士科達軋摩者，繞喜望峯，達印度之馬拉巴爾海岸，發現歐亞航路；及至民國紀元前三百九十六年，爲明正德十一年，又有葡萄牙人刺法耳希司脫羅者，率商船來廣東，我國官吏，甚優遇之，使泊於森得勤斯島，後復分居於電白澳門等處，民國紀元前三百五十五年，明嘉靖三十六年，葡人竟設官於澳門，視爲殖民地，明政府亦不之拒，至民國紀元前三百三十九年，明萬歷元年，明政府且令築壁於澳門附近，默認壁外爲葡人自治地，民國紀元前三百三十年，明萬歷十年，又承認葡人年科地租五百金，葡人得以是遂執亞東商業之牛耳，是爲歐亞間實行交通之始。

繼是，歐洲各國之交通於我中國，有荷蘭，有西班牙，有英吉利，亦皆自明季來我中國經營商務者也；以英吉利爲尤強，清道光間鴉片之役，卽爲我中國與英吉利商務戰爭之始，亦卽爲我中國與世界各國外交失敗之初，學者所亟宜注意也！

英人經營東方之商務，以印度爲根據地。民國紀元前三百十三年，爲明萬歷二十七年，有倫敦商人組織東印度會社，極力經營印度。是時，葡萄牙人方在澳門獨攬遠東商務之權，英人屢與之戰，葡人不能敵，許英人自由出入於澳門。越十有六年，英人有威代爾者，率艦隊謁澳門 葡官，葡人拒之。威代爾思與廣東大吏直接交涉，復爲葡人所間，不得上陸。威代爾移艦進虎門，忽被守兵炮擊，英人激戰少頃，炮臺竟陷。廣東大吏乃與議和，收回炮臺，還其武器，許於廣東河口通商。會明亡，清興，廣東屢用兵，英人貿易大受影響，鄭成功父子據守臺灣 廈門，英人交好於鄭經，得自由貿易於臺灣 廈門兩地。至民國紀元前二百三十二年，爲清康熙十九年，復通商於廣東，在廣州建設商館。尋又許在浙江 舟山貿易，會其時廣州稅額增加繁重，英人遂欲漸舍粵而就浙。民國紀元前一百五十五年，爲清乾隆二十二年，英人與諸國商船聚泊於浙海。

者日衆，清復更定浙海稅則，視粵海又加重，以爲限制洋商之計，英人氣沮。越二年，英商洪任輝自寧波赴天津，以廣東貿易之困難，哀訴清政府，語侵粵海關監督，清政府遣員按問，袒護粵海關監督，坐洪任輝以妄控之罪，錮之澳門附近獄中，久之始赦歸。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八年，爲清乾隆四十九年，又有英船在廣州黃埔，以舉放祝礮裝置不慎，誤殺一華人，地方官逮捕礮手，處以死刑，英政府聞之，亟謀改良兩國之交涉，乃以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年，爲乾隆五十七年，遣正使伯雷馬戛爾尼副使斯當東等入中國，要求駐員京師，建設商館，貿易寧波天津，居留粵浙海島，以及減輕稅額，任聽傳教等件，並不爲祝帝壽來也。中國官吏，認英爲朝貢國，以英使臣爲祝嘏而至，循例予以旗章，題曰：『英國貢船』，強使立之。及至京師，政府又循例強使於覲見時行叩頭之禮，馬戛爾尼等恐以此等小節，損失感情，妨碍商利，勉強入覲，以所要求諸款向政府提議，清帝以其荒遠，不識天朝禮制，妄行乞請，無足深責，乃一方賜使臣筵宴，優加賞賚，以盡懷柔之意；一方則勅諭英皇，盛稱天朝威德，於英政府所要求，駁斥無遺，付使臣遣之。而馬戛爾尼等惘然而去，眞所謂天威不可窺測也！尋會歐洲以法

國大革命之故，生英法二國之抗爭，法帝拿破崙欲從財政上破滅英國，乃頒布大陸條例，禁歐洲諸國與英人通商，葡萄牙梗命，法遣兵併有其地，英人恐法並奪澳門，乃於民國紀元前一百十四年，爲清嘉慶十三年，遣海將度路利率戰艦十三艘進泊香山雞頭洋，旋以三艘入黃埔，並有三板船入廣東省河，以防禦法蘭西保護中英葡貿易爲詞，且願與中國協剿海賊，以其意作書投兩廣總督，遂登岸，分兵守住澳門礮臺。清政府恐其將實行占領之策，飭兩廣總督吳熊光嚴詞拒絕，且封禁水路，以絕其糧食。英人苦之，啟梃引還印度。自是英國兵艦輒違舊制，出入虎門。越六年，兩廣總督蔣攸銑奏定防閑五策：一、嚴禁民人私爲夷人服役；一、洋行不得用歐式建築；一、店號不得用夷字；一、清查商欠；一、內地民人不得私住夷館。並得旨允行。英人以乾隆時浙江之貿易既不得遂其請願，近來廣東之貿易又受種種之箝束，乃於民國紀元前九十六年，爲嘉慶二十一年，復遣使臣前印度總督亞墨爾斯等來中國，詣闕陳訴，使臣不遵成例，於粵岸收泊，徑駛至天津海口登岸，及入京，又以覲見禮節之紛議，臨時稱病而出，彼並非爲覲見而來。清政府自以爲天下之共主，英使臣如此倨傲侮慢，荒謬無

理嚴旨斥逐回國，並寄勅諭英皇，備責使臣之不合。是時英廷無一人通解華文者，故皮之未嘗啟視也。英使既去，清政府恐無以昭示臣工，乃通諭各直省及蒙古王公等，節詞掩諱，謂英使朝服未備，不便瞻謁大皇帝云。此次英使亞墨爾斯等，又與乾隆時之馬戛爾尼等同一不解所謂，悵悵而去。自是中英之邦交，感情日失，潛伏無形之禍，機於不覺中。其隨行人等，以途中所見中國內地之實情，筆之於書，歸而布諸全國，則實爲英人莫大之利益，有識者於此早有隱憂焉。

未幾，果有鴉片之戰爭。我國向來，閉關自守，不識外國之地勢情形，不通外國之語言文字，謬自尊崇，以中國爲天朝，外國之來我中國者，皆爲朝貢使也。漢唐以還，大率如此。清政府尤甚，觀於乾隆嘉慶間兩次嚴飭使臣寄諭英皇之氣，酸可想而知矣。迨至鴉片之役，英人但以貿易之紛議，遽生意外之變故，乃至以兵力相見，於是西力東漸，遂有一日千里之勢。吁，何其暴也？鴉片舊爲藥品，產自印度，華言阿芙蓉。民國紀元前一千一百年間，爲唐貞元時，有阿刺比亞商人以鴉粟輸入中國，卽鴉片也。至明時，輸入漸盛，其時貿易以葡萄牙人爲主。民國紀元前三百二十三年，爲明萬曆十七

年，曾列入關稅表中，是則鴉片之通行於我國，由來尙已。明季以來，民間漸有用以吸食者。至清雍正年間，爰布吸食鴉片之禁令，銷路爲之稍減。迄乾隆初，輸額亦尙不多，其權尙仍在葡萄牙人。洎乾隆中年以後，印度澳門之商權，全握於英吉利，於是鴉片之輸入於我國者日益增，而民人之吸食鴉片者亦日益甚。民國紀元前一百二十二年，爲清嘉慶五年，清政府以鴉片流毒日廣，復疊下嚴旨，禁其輸入，有發見者輒銷毀之。然禁令愈嚴，而秘密貿易愈盛。英商等竊於廣州灣中之伶仃島及大嶼山等地，設船屯積，謂之鴉片薹。廣東商人專以包攬走漏爲業者，皆蓄快艇，裝以礮械，謂之快蟹；其私設之會社，在廣州者謂之大窯口；分布各地者謂之小窯口。所在勾通吏役，結納哨兵卒，復與沿海各官衙私締契約，每輸入鴉片一箱，納賄若干。中國官吏，受其賄賂，聽其自由輸入。至道光中葉，其輸入之額，比之嘉慶季年，又幾增至五倍之多。是時英外務大臣巴墨斯敦欲擴張其東方商務之權，派遣律勞卑爲貿易監督官，駐廣東，使保護本國商民，且向清政府要求推廣商港。民國紀元前七十八年，爲道光十四年秋，律勞卑抵澳門，將詣廣州，兩廣總督盧坤令行商傳命止之。律勞卑自謂英皇代表，不

能受督臣之命令，不允報書用平行款式。盧坤亦怒其不用呈請，拒之。一方則請旨封艙，將該國貿易暫行停止，量加懲抑；一方則發兵防範海口，嚴守砲臺，以備不虞。律勞卑率軍艦二艘，以八月五日乘漲潮突入虎門，發礮互擊，卒以是月九日進泊黃埔。盧坤方徵調水陸諸軍扼要設防，而律勞卑適以酷暑致疾，於十九日退去。盧坤等遂以英人內外消息不通，惶恐悔罪，懇求給牌下澳等詞，鋪張入告，許英人通商如舊。未幾，律勞卑病死澳門，英政府以羅頻孫繼之。而盧坤等方懲於前事，增定防範八條：一、外國護貨兵船不得駛入內洋；一、責成行商稽查洋人私運軍械或攜帶婦女至省；一、引水買辦須由澳門同知給發牌照；一、限制夷館雇工；一、洋人在內河應用無篷小船禁止閒遊；一、洋人具稟事件，一律由行商轉達；一、行商承保洋船應兼用認保派保法；一、責成水師嚴查洋商逃稅。明年春三月，遂公布實行。以故羅頻孫在任，惟居留澳門，或一至伶仃，陰上書於英國政府，議於珠江口占一小島爲根據，不復求與督臣相交涉。會英政府廢除貿易監督之職，以甲必丹義律爲領事代之。是時，英政府務主和平，故義律亦欲以和平政策恢復商利，一反前貿易監督律勞卑、羅頻孫等之所爲，不肯輕

失中國之感情，會中國禁止鴉片律令日嚴，一歲之中，屢下詔旨，義律雖苦心調和於其間，而卒無效果。清政府以鴉片之輸入，日增不已，不獨於人民之衛生道德，生種種之弊害，且於國家之經濟，亦大受其影響。道光三年以前，廣東海口歲漏銀數百萬兩；三年至十一年，歲漏銀千七八百萬兩；十二年至十四年，歲漏銀二千餘萬兩；十五年，至十八年，歲漏銀三千餘萬兩。此外福建浙江山東天津各海口，合之亦數千萬兩。於是內地之銀價遞漲，每銀一兩，至易制錢一千六百有奇。民國紀元前七十四年，爲道光十八年，內閣學士朱罇、御史朱成烈、鴻臚寺卿黃爵滋等先後奏請嚴塞漏卮，湖廣總督林則徐覆奏，語尤剴切，至謂「鴉片不速行禁絕，則國日貧，民日弱，數十年後，豈惟無可籌之餉，抑且無可用之兵。」偉哉斯言也！清帝大感動，即命林則徐爲欽差大臣，馳驛赴粵，實行杜絕鴉片貿易之策。明年，林則徐至廣東，查察鴉片貿易情形，得其秘密內容，先捕華商之業鴉片煙者，戮於外國商館之前，以示聲威。嗣傳集十三洋行，發交諭帖，令轉諭洋商，限於三日內將所藏煙土盡數交出。英商不從，則徐大怒，直命吏卒襲商館，英商館大恐，出鴉片一千三十七箱付吏卒，則徐知非實數，乃捕其領事

教師諸人以恐之，且奪其船舶，絕其糧食，英商大困。旋獻鴉片二萬零二百八十三箱以謝罪，值金六百餘萬元。則徐乃盡釋諸人，事聞於朝，大爲稱許，詔命盡燬所獲煙土，以絕後患。則徐因會同兩廣總督鄧廷楨，悉焚之於虎門海岸。英人自領事義律以下，皆怏怏去。廣州赴澳門諸外國商民相率從之。一時廣州城外二百八十餘艘之商船，留者僅二十餘艘。林則徐補授兩廣總督，鄧廷楨調任閩浙總督。是時清政府日圖禁絕鴉片，不遺餘力。三年之內，京城內外各衙門，發見鴉片罪犯，發交刑部審訊不下數百起。是年夏五月，諸王大臣又議定新例三十九條，凡開設窯口屯積鴉片者，爲首斬梟，爲從絞監候；開設煙館者，爲首絞監候，爲從發新疆爲奴；栽種鴉粟製造煙土者，爲首絞監候，爲從流極邊煙瘴；凡吸食鴉片者，自令下之日，經一年有六月尙不悛改者，無論官吏皆絞監候，并得旨纂入則例，永遠遵行。然此三十九條之新例，止能適用於內國之臣民，而則徐則自銷燬鴉片後，復欲爲杜絕來源之計，一方則請設專條，凡洋人以鴉片入口圖賣者，分別首從，處以斬絞。一方則布告各國，凡商船入口者，皆須具有「夾帶鴉片者船貨入官，人卽正法」之甘結。葡萄牙、美利堅諸國皆願具結互市。

如舊。獨義律不從請，則徐更遣委員至澳門會議，則徐嚴斥不許，並下令沿州縣絕英人薪蔬食物，又迫令英人出澳門。義律無可如何，乃率同英商避居香港對岸之尖沙嘴貨船中。時清政府又乘是宣布停止英吉利貿易之諭，而中英之國交，遂無轉圜之望矣。然義律於此，猶遣使來調停，畧言事苟不背本國政府之令，卽一切當依清律辦理，乞仍許英人回居澳門。則徐以朝旨新下，難於驟更，復嚴斥不許。於是京朝官主張排外者氣餒愈高，如大理寺卿曾望顏等，至奏請封關禁海，盡停各國貿易。則徐力陳不可，議始寢。英領事見中國如此之待遇，勢不能不出於開戰之一端，乃電請本國政府救援。英政府乃以贊助軍費案提出於國會。國會以鴉片貿易，本非人道，與政府大起紛議。而彼國中重德義守正道者，如鐵兒額爾美特日爾斯忒仇都拉弗等，亦皆以貿易鴉片爲污辱，大不列顛國旗之事，力排擊之。卒爲陸軍大臣莫科利亞所鼓動，以多數通過於國會，而戰事遂決。則徐既力任禁止鴉片，遂一方繕修戰備，日夜使人刺探西事，繙繹西書及新聞紙讀之，乃自虎門至橫當山，亘以鐵鍊木筏，增購西洋礮二百餘門，列置兩岸，又備戰船六十，火舟二十，小舟百餘，募壯丁五千，演習攻戰之法。則

除親赴獅子洋校閱水師，號令嚴明，聲勢甚壯。民國紀元前七十二年，爲清道光二十年，春二月，英政府下令調集印度及喜望峯屯兵萬五千人，以加至義律統陸軍，伯冷麻統海軍，來攻中國。夏五月，英軍艦十五艘，汽船四艘，運送船二十五艘，舳舻相接，集澳門附近，先遣人來廣州請和，則徐拒之！乃發火舟十艘，乘風潮進攻澳門軍艦，焚其杉板小船二，遂大張賞格，募殺敵者。然英人志在通商，無意激戰，以廣東既有軍備，議分犯各省，奪我要隘，迫我議和，以達其賠款互市之目的。於是伯冷麻率艦隊三十一艘北去，以五艘擾廈門，二十六艘犯定海。金廈道劉曜春發兵拒戰，英艦復颺去，而定海毫無戰備，總兵張朝發見英艦至，大驚，立集港內商船漁船，編爲砲艘以應戰。英艦橫列一字，同時舉砲，我船舶或沈或燬，兵士或逃或溺。英軍乘勝登陸攻城，而城遂陷。定海知縣姚懷祥典史全福死之，總兵張朝發遁走。英軍進圍寧波，兩江總督伊里布奉命爲欽差大臣，視師浙江，集鄉勇禦之，擒其女酋，爲英皇第三女也。英將許還侵地，請還女酋，不報。英軍因復進，窺錢塘，攻乍浦，乍浦城將潰，又忽引軍退去。旣而伯冷麻又率軍艦攻寧波，大破我水軍，封鎖寧波而退。浙江巡撫烏爾恭額提督祝彭彪皆束